

稿件编辑: 周玉宁 电话: 1010165914510 电子信箱: wybllun@sina.cn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 麦 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坐在这儿就是我的弱项，因为我不擅长写作。而且我认为，能说道不是一个作家的优点。我总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少出来抛头露面，作家总的来说是个孤独的职业，没有孤独，没有内心的那份纯净，可能他就进入不了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和深层次的写作。所以，我一直在回避跟读者正面的交流，一方面我想使自己更像一个作家，躲在文字背后，有一定的神秘性；另外一方面我也担心说多了，让自己写作的动力减弱了。

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就是担心跟人交道打多了，话说多了，写作的动力会减弱。我看到自己很多朋友因为痴迷于或者说热衷于在外抛头露面做演讲，慢慢的那种原有的文学热情、写作冲动就减弱了。我是内心特别孤独、甚至有点孤僻的一个人，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作为作家这也许是个优点，如果它是弱点，我也想把自己的弱点藏起来，所以尽量想少出来。今天来这儿和大家见面，是因为正好在评茅盾文学奖，被同是评委的吴义勤馆长拉来的。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当初我写作初期非常关心我的一个评论家，实在是很有碍情面，不敢驳面，所以就来了。来了大家也就认识我了。这也是我的荣幸，一下子认识了这么多听众、这么多读者。我在想，人生有时是很荒谬的，你身边那些人表面上一直在陪伴你，你们的身体随时在接触，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对你内心可能一点关怀相应也没有。有人相处一辈子可能心还是隔阂的，内心老死不相往来。但我和在座的，不能说全部，我想至少多数人可能从来没见过面，但其实我们内心已打交道很久，通过我的作品，我的文字，我的影视，可能我们相交已久。所以，今天能够在这儿认识大家，我真的非常高兴。

有一点要声明，你们别指望我说出什么金玉良言，我来主要是和大家认识一下，让你们看一看麦家其实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个有点羞涩的人，有点腼腆，坐在台上对他来说不是跟在老虎凳上一样的感觉。比如我说一会儿话就会口渴，那是因为内心紧张。请允许我喝一口水吧。

刚才主持人说到，我谈的题目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和我的职业的关系，我的生活和我的职业的关系。文学已经不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除了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外，多数时间都窝在家，不是读书就是写作，要么就是散步，锻炼身体。散步、健身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写作。总之，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学。我想如果谁判决我，要让我离开文学，不让我再读小说，读诗歌，也不让我写，我想我肯定会死掉。我会自杀的，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呼吸口，我活着的的一个理由。文学对我来说这么重要，那么对你们，对大家，有没有这么重要呢？

下午我要去大连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如果我从飞机场起飞不是飞往大连，而是飞往东南方向，飞1190公里，降落在杭州；再从杭州转机往富春江方向开40公里，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村庄，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个村庄，叫蒋家村。那真是一个大村庄，解放前是一个镇，解放后因为政权改变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成了一个村，现在它有8000多人，我小时候有5000多人，我的父母和17岁之前的我都生活在那儿：一个庞大的乡村，有山有水，有古老的传说和历史。

我刚才说文学对我很重要，可对我父母来说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虽然识字文学，但绝对看不完一张报纸，更不用说看书，看文学作品。我父母现在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我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因此这两年我经常回家，每到周末只要我在杭州我都会回去看看他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有时我我不禁会问自己：被我为生命的文学对他们有意义吗？我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如果你去问他们，文学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想他们一定会说没关系。他们每天过着非常简单、朴实、机械的生活，天亮起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心里也有梦，过去他们的梦一定是让自己孩子能够吃饱、穿暖，现在肯定是希望孩子们能在外面发展得更好。我母亲常说我是一个作家，在写书，但她不知道这个书在社会上的价值，也不知道这些书能赋予我什么价值。她经常会问我，你官当到多大了，是正处还是正科。她对我有个梦想，就是希望我回家乡去当一个乡长，哪怕副乡长也行。这就是我的母亲，如果我父亲能开口说话，让他说说他对我的梦想，大概也是如此：回家乡当个官，能当大官最好，大的当不了当小的也行，至少比当作家强。

不用说，文学和他们也许并不存在关系，他们从不读书，哪怕是我的书，顶多是摸一摸而已。我出了书都会送他们一本，扉页一般会写上一句话：送给我的父母双亲，诸如此类。他们会摸一摸，看一看封面，象征性地翻看一下，仅此而已。文学跟他们我想也许真的是没有关系的。而他们是谁？他们代表了我国至少几亿人。是的，他们的父母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一大群靠土地生活的人，他们的感情全在土地上或者在自己的亲人上。他们的梦都是跟土地有关，跟自己亲人的安危荣辱有关。他们的生命里没有诗，没有小说，没有散

文，只有一个会饱饥的胃，一具知冷暖的身体。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实在，抒情、浪漫、文学的事跟他们无关。他们的每一个梦都是有脚印的，脚踏实地，踩在贫困的土地上。他们不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雪境、雨丝、晚霞、起伏的山峦、汹涌的波涛，是难以进入他们眼里心中的。大自然在他们眼里心里也许只有粮食，只有能够改变他们生存境遇的那些东西。

那么，难道文学只属于我们这些少数人，而不属于他们这些大多数？文学到底是什么？到底能给我们什么？确实，文学不能给你增加收入，没有哪个单位会因为你喜爱文学给你加工资，也没有人会因为你文学修养而奖励你，尤其是今天，一个完全被功利迷惑的年代。别说是一般人，就是我，文学已经跟我生命融合的这么深，文学也给了我这么大的价值，可在我母亲看来这个价值还抵不过一个副乡长。

但是，试想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了文学会怎么样？我想一定会更缺少真，缺少善，缺少美。虽然文学确实不能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在利益，但它教给了我们审美的能力，辨美的能力，向善的能力。因为有了文学的传承，我们懂得了怎么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我们的情感世界变得细腻、饱满、敏感；因为有了文学的照耀，我们有了在苦难中仍然热爱生活的信念和梦。文学让我们的内心和外面的世界变得有了情，有了义，有了美了。所以，我曾经这样想，文学不是大太阳，可以让万物生长，给万物带来实际的利益，文学有点像月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月光，对我们现实世界的万物生长，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是没有损害的。世间大部分东西是不需要月光的，无月光照样可以生长。但是如果没有月光，我们的情感世界，我们的心灵可能至今都还是一片黑暗。月亮是照亮我们心灵的阳光。人间很多美好的情感、梦都是在月光之下产生的。对我们来说，对一个诗人来说，对一个正在谈情说爱的人来说，月光就是他的亲，人见了月光，他的感情会莫名地变得丰满，情绪会特别饱满。我们在太阳光下劳作，可能汗流浹背，可能站得高看得远，但有一些很内心的东西因为被太阳一照就失去了，或者躲起来了。月亮升起时来，我们很多美好的梦想、情感、思念都苏醒了。

话说回来，月光对我母亲来说可能真是无用的。我这里说的母亲当然是一个代词，她代表了一群人，他们天一黑就睡觉了，他们不需要月光。他们需要大太阳，给他们光明，让他们去劳动，让他们需要的食物得以生长。其实，我母亲他们也是需要月光的，需要在月光下回忆过去，想想未来的日子，只是因为白天劳作太累，日常生活太沉重，让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度的需求。而人有时候虚的东西其实比实的还重要，比如我们的心灵是虚的，但它确实比实的身体重要。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文学对我很重要，文学和我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我母亲应该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文学和她没关系。我们不要说极端的，就说你们在座的，你们的同事、同学和亲朋好友，他们其实不写作，平时也很少看小说，难道文学就跟他们没有关系吗？举个例子，我有个孩子今年14岁，从小我们每天晚上都给他读故事，如果哪天晚上不读故事他肯定睡不着，这样一直坚持到12岁，后来他可以自己看了。据我所知，很多小孩子睡前都喜欢听父母给他们讲故事，故事是什么？是文学的一部分。我想我母亲他们也是爱听故事的，只是他们生活得太累，没条件听罢了。

我还在想，我的父母，虽然他们生活得很贫困艰难，但毕竟他们也有年轻的时候，有青春，有情感萌动、成熟的季节，那些季节里他们有没有做过梦？我想肯定也是做过的。为青春做梦，思念远方的未名人，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遐想，这些都是文学的一部分，是文学在起“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有人说只要人们上过高中，肯定跟文学发生过关系，人的青春就是文学期，青春萌动，感情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内心极为孤独，肯定会暗恋同学，或者暗恋老师，或者是暗恋曾经看过的电影里的一些异性，这时候东西跟谁都不能说，少男少女的秘密全闷在心里，所以就会写日记、写诗。我跟很多读者了解过，他们虽然现在不读诗了，不读小说了，文学跟他好像没关系了，可一讲起年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我曾给谁写过诗，曾看过谁写的诗，曾写过多少日记、情书等等。我相信，那个时候留下的文字就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心跳声。人的青春期的非常苦闷的，因为孤独，因为他已看到了这个世界，但没人能够跟他分享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因为成人总是害怕他提前

进入感情世界，这种感情成了他的牢房，被完全锁在自己的内心里。但锁是锁不住的，怎么办？通过读写文学作品，诗啊，小说啊，日记啊等等来表达，来宣泄。所以，人的青春就是文学期，这话没错的。有人说青春是一场病，治病的良药就是文学。像我母亲他们因为不识字，没机会得到文学的滋养，病没有治愈，所以他们的情感世界也许比我们要荒芜、单调得多。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就因为贫穷剥夺了他们读书的机会，让他们无缘结交文学。

上世纪60年代，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中国乡村确实很贫穷，饥饿是全国人的日常生活，是记忆最鲜活深刻的组成部分。我们那儿算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依然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困扰，为了解决饥饿问题，不得不吃大量的粗粮杂食，新衣服一年顶多一件，过年时穿的，平时穿的都是破旧衣服，是哥哥姐姐穿剩下来的。在这种贫困岁月里，文学离开了我们是情有可原的。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心灵的问题，幸福的话题，总是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那么现在，这些问题在很多地方其实早已解决。我家乡那边农村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富裕到什么程度？我记得1992年，我们村庄已经有几百辆桑塔纳，为此上海大众公司专门到我们村里去做了一场宣传活动，为他们桑塔纳做广告。如果你们到过杭州，在杭州上空你会看到乡野里成片成片的别墅，你以为这些别墅是城里人的，其实不是，都是农民的。那边的农村早已完成生产必要的积累，进入了小康，甚至是富康了。但是文学并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与他们发生更多关系，甚至越来越没有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物质异化的时代，我们愿意拿出最聪明的才智、精力、甚至健康去无止境地追逐物质利益，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英雄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乐意花10万块钱去买一只LV包，花上万块吃一顿也许有害健康的大餐，可不愿意花10块钱去买一本书。我们有洗脚按摩的时间，却没有看书的时间。我们把房子上装修了又装修，却没有热情去装饰一下内心。我们也有人在读书，但读的大多是愚人的书、工具书、应试书，教人行恶的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掠夺更多的财富，把单位同事斗败，把生意伙伴搞垮，把道德弄败坏，把真善美的生活玷污了。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迎来了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到底怎么了？当我们有条件选择生活时，我们怎么选择了这样一种“空心的生活”，不要内心，不要审美，不要梦想？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时代的问题，更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我们薄待了文学的问题，因为文学归根到底还是关乎心灵活动的，关乎美的，善的，它是非功利的，虚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太功利，急功近利，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可以放弃所有美德，不择手段地去抢夺。都沉沦了，有一座金山又能有什么用？金山可以让你住豪宅，坐豪车，吃大餐，泡年轻漂亮的妞，说来说去优待的只是身体；当你的心灵出了问题，开裂了，漏水了，金砖是补不了心灵之洞隙的。最成功的人都有挫败的时候，都有心焦虑虑的时候，金山在心灵出问题还是无能为力，而一首诗，一个关于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许能让你从焦虑和困惑中走出来。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记录的是世态百相，传承的是种种情感和记忆，是我们心的困惑，情的困惑，是我们人生的种种境遇情景；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希望与绝望。你的困惑在里面，解决你困惑的方案也在那些有灵的文字里。

如果可能，我要奉劝现在的年轻人，你们一定要多读点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心有伴侣，有家乡。人年轻时是打开内心世界最佳的时代，就像打铁一样的，在那个时候没有打好，不给他最好的火棍和锤打，这扇心门可能永远难以打开，或者说只打开一点点。人年轻的时候，青春时期，如果没有让内心接受滋润，那么你们的内心也许会永远关闭。内心一旦关闭，你们就感受不到幸福，或者说你们自己觉得很幸福，但你们的幸福层次是低级的，粗浅的，就像我母亲他们。坦率地说，我母亲他们的生命更多是属于身体的，他们的幸福感更多来自身体而不是心灵。

说一件我经历的事，去年11月份有阵子我心绪很乱，不想见人，有一天就回家去了，坐在我们家回廊下，躺在靠椅上，举目发呆。秋深了，秋风的凉意很浓，我们家在山边上，山上有一棵很大的广玉兰树，在劲风吹打下，一片片树叶被吹落下来。我因为情绪不佳，触景生情，一下子流泪了。我母亲

看到了，问了，知道我为落叶在流泪，觉得不可思议。在她看来，我这完全是神经病，看到树叶被风吹落怎么会伤感得流泪呢？这种感受她不会有，理解不了。我怎么伤感呢？因为我当时突然想到了林黛玉葬花的情节。这种联想是谁给我的，或者说这份情感是谁给我的？就是文学，是《红楼梦》。如果你没看过《红楼梦》的书或电视剧，风吹落叶只是一个自然现象，在我母亲看来这是最自然的现象，到了冬天她几乎天天都面对的事情，根本无法触动她心灵。对我来说却是不一样的，由于当时心情的原因，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我接受的文学的熏陶被唤醒了，情感的门被打开了。

我真的认为，文学应该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有很多很大一部分人以前是因为贫困，现在是因为无知和蛮横，跟文学失之交臂，应该是其中遗憾之一吧。因为贫穷我的父辈生活得十分粗糙简陋，该受教育的时候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们生来就是为生存而活，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心灵而活。他们身体的价值、身体的功能、身体的需求被成倍地放大了，内心世界却被成倍地遮蔽了。当一个人的内心被遮蔽了，文学就会离他远去，或者文学对他就缺乏价值和意义了。这不是文学无能，而是我们的生活有缺陷，有遗憾，是生活出了毛病。可如今我们并不贫穷，为什么还要漠视文学的教养？看来我们的生活真是出了毛病。

现在我不是可以这么总结说，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文学和我们的关系其实就和是心灵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你的心灵被开启，文学就是和你有关的。如果文学跟你没关，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心灵一辈子都没被打开过，或者说没有很好地打开，他们的心灵世界很小，装不进去文学。因为没有装进去文学，他们的人生失掉了许多滋润和滋味。简单地说，他们的幸福感也许超过我，但我还是要说他们幸福的层次是低的，他们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被一个文学人物、一首诗、一部电影温暖过、感动过。我们在文学的滋润下，看到月光会想到白居易、杜甫的诗，你去游三峡的时候心里也许会想到“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诗句，你到杭州西湖看到雷锋塔会想到白娘子，等等。现实世界的一点一滴都能够我们的内心唤醒记忆，那是文学给我们的，文学让我们的内心饱满了，宽阔了，灵敏了。我刚才说，像我父母他们的幸福感是很低的，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公，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他们的内心很简单，很寡淡，难以领略人世间的诸多美妙和奇异。人生真的不是为身体而活，是为了心灵而活，活着是一种经历，可一个人真正能亲身经历过什么，经历不了太多的，就像我，经常在外面飞来飞去，外面宣传我当过间谍，其实我的经历也是很有限的。我当了17年兵，待了7个城市，那也才7个城市。我至今没有去过美国，我第一次去美国被领事馆拒签，因为他们看我的经历比较复杂，当过兵，专写谍战书，怀疑我是间谍。被拒签的记录影响了我和后再签，到现在我烦了，放弃了，不想去了。虽然我从未去过美国，但我通过文学，甚至比一个美国人都更了解美国，因为我看了大量的美国小说，从马克·吐温一直看到今天的丹布朗，这些文学作品也许让我比美国本土人都更了解那片土地。

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一个意思，文学不是没用的，文学和我们有直接而紧密的关系，那就是心灵关系。这么多年来，我跟文学一直有紧密的关系，我的体会这不仅是我提供了职业，让我有了谋生之道，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变得宽大了，温暖了，善良了。读一本好书，结识一个文学人物，无异于交了一位好友，你的心灵会因此而少一份孤独，你的生命会因之而多一种牵挂和爱。孤独的心灵是痛苦的，没有爱的生命是残缺的。和文学为友，与书中的人物做伴，是我们对生命最深层次的关怀，是终极关怀，也就是心灵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我们的身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怀。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心灵的关怀少了，很多人远离了文学，疏于精神沐浴，忙于物欲一层又一层地开发、满足。我们平时不难听到有人对文学无用的鼓吹，甚至有人公然在媒体上责问：读小说有什么用？我要说，读小说有什么用，只有读了书的人才知道，不读的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文学写文学中度过的，在我和文学日夜相伴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开卷有益”这句话的正确性；它犹如一个简单又深刻的数理公式，一个穿越千秋万代而不灭真理。我们可以说，读书和写作，就像是我的左半身和右半身，它们成全了我，也塑造了我。我觉得很幸福，也很温暖。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幸福和温暖，让生命变得充实而丰满，坚实而有力。

补记：2011年8月29日讲于北京现代文学馆，2012年5月21日根据速记整理。

中国电影不能“削足适履”地走出去

6月17日，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场论坛“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举行，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凭什么“走出去”直言，“现在大家都在抱怨好莱坞挤压国产片空间，但我们要找自己的问题。你没有观众，不是因为你的电影不好看。”（6月21日《文汇报》）另外，在4月3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博鳌文化分会：释放文化的潜力——传承与创新”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冯小刚进一步提出，由于文化差距，中国电影“走出去”还面临很多障碍，但首先应立足本地市场，无需

“削足适履”。（4月4日新华网）作为世界的电影生产大国，让中国电影走出去宣传中国文化并赚取外汇，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我国也在这方面花费不少，然而效果不佳。去年年底，由北师大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公布的中国电影国际生存状态”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外国观众鲜有接触中国电影；他们中不少人对中国电影仍停留在“动作片”、“功夫片”的印象中；所熟知的中国演员除李小龙、成龙外，其余都“没听说”；最喜欢的中国导演除李安、张艺谋等几位外，其余都不认识。来自国家广电总局等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中国电影的外销呈“三少现象”：一是海外票房少，二是连续增长少，三是进入海外主流院线的中国影片少，2010年达成出口贸易

的纯国产影片仅1部！中国电影产量很高，为什么“走出去”的却很少呢？冯小刚认为，汉语在全世界的电影市场里是“少数民族”语言，外国观众看汉语的字幕、翻译都有困难。这固然是一个原因，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更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有为“走出去”而拍摄电影的倾向，为适应外国观众而“削足适履”，结果这个电影更得不到外国观众的认可。然而，同样是电影大国的印度，其电影产量也非常高，平均一天有2部电影甚至更多，但人家并不是把市场锁定在海外，而是锁定在印度本国。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认为，中国的电影市场很大，中国电影应该首先做好本地市场。只有做好本地市场，中国电影才有走出去的可能，因此，做

好本地市场是根本。中国的电影市场很大，是世界第一。只要做好了本地市场，中国电影就能健康地生存。在笔者看来，要做好本地市场，就必须拍摄出为中国观众所喜欢的电影。但是，中国电影的质量却不容乐观，据业界统计，有一半电影拍完就“寿终正寝”，即使公映的国产片的总体状况也是20%挣钱，20%打“平手”，60%亏损。甚至在著名影评人王樽看来，因为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电影的前百年历程经常出现倒退的趋势。在这种电影语境下，中国电影本来就很难，况且还有“削足适履”者挡住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路。中国电影首先应该把质量提上去，然后才能谈到走出去的问题。有业内人士建议，在中国电影制作中须遵循“中国主题、世界元素”的原

则。是的，中国电影缺少的恰是中国文化、更多有震撼人心的大主题。试想，中国电影连中国观众都打动不了，能打动到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国外观众吗？质量是电影的生命，质量很差的电影不要说无法走向世界，就是中国的观众也糊弄不了。中国电影走出去难，就难在提高质量。惟有不断提高电影质量，中国电影才能快速发展，才能走向世界。

张旭兴（河北）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zhexiaixin@sina.com

广告

中国诗歌

主编：阎志

2012年第七卷要目

本期头条

原创阵地

实力诗人

诗人访谈

女性诗人

探索频道

诗人档案

新诗经典

拒绝广告、谢绝赞助、设立诗界年度大奖、倡导诗意健康人生、为诗的纯粹而努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也可汇款到编辑部邮购，订价10.00元。免邮费。电话：027—86778014。投稿信箱：zailsg@163.com。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42号东湖宾馆怡园1号《中国诗歌》编辑部。邮编：430077。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邮发代号：82-106 2012年第七期

中篇小说排行榜

特别推荐

请读者注意到当地邮局订阅今年下半年杂志。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报刊亭有售。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刊，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每期一百五十二页定价8.00元，半年共六期定价48.00元，可破季订购。全国最实惠的文学选刊。第一时间畅读优秀中篇小说佳作。地址：100031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电话：010-66031108。

《扬子江》评论

二〇一二年第三期要目

前沿评论

作家作品论

名刊观察

名编视野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国内邮发代号为28—271，定价7.50元。欢迎邮购，免收邮资。联系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邮政编码：210019。联系电话：025—86486055。电子邮箱：yzjpl@vip.sina.com。

专题批评

文坛纵横

小说家档案

七十年代小说研究

小说思潮研究

现代小说批评

长篇小说《太阳最红》评论专辑

小说批评研究

不同寻常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胡平

历史叙事的重构与迷失……郭宝亮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叙事方式分析……王春林

论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书写及其反思……任美衡

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明：余易木论……李建军

小说所共享的生命世界……谢有顺

传奇：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三……张清华

在地为泥，在天为翔……关仁山

现实精神与理想情怀……孟繁华

关仁山“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孟繁华

小说《一双绣花鞋》及其阅读传播史……张书群

论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的价值……邓芳

【阎连科小说评论小辑】

修辞学视野下的阎连科小说研究……鲁红霞

文明及其不满以后的“失乐”与“复乐”……周述波

贾平凹小说艺术观念论……程华

《子在川上》的高权力生态及其他……姜岚

论王小波小说的思想魅力……付清泉

从《憩园》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的构建……张璐燕

《憩园》：忏悔与饶恕的爱的挽歌……马玉红

革命战争语境下的叙事伦理……沈嘉达

民间视角讲述的大别山红色革命历史……胡立新

评童庆炳《文学理论新编》……吴子林

读者评论

小说评论

二〇一二年第三期要目